

生活 | 笔记 |

有鸟鸣湖

◎宋扬

今天，久居钢筋水泥丛林的我们却总在节假日迫不及待重回荒野。重回荒野，其实就是走向我们人类未因时间流逝而忘却的精神家园。但是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与绝对的、纯粹的荒野时刻相伴，此时，城市湿地便聊胜于无地被我们珍视起来。

每天清晨上班前，我都绕道一公里去凤翔湖听鸟。凤翔湖位于小城新区十多年前新建起的一个湿地公园的核心区。湖心有一小洲，长约十米，宽三米左右，洲上有一棵很大的黄葛树。这个湖并没有开发游船项目，人迹不至，洲便成了绝对意义上的孤洲。洲上鸟极多，鸟类却单一。约摸两、三百只鹤占据了这一块诺亚方舟式的宝地。鹤中纯白的居多，一飞起来，颇有“毛衣新成雪不飞，众鸟喧呼独凝寂”的意境与规模。“独凝寂”是相对于麻灰色的鹤而言，那些“少数派人士”纠正了我认为这种体型的鹤都是白鹤的错误认识。

小洲无名，我自个儿把它叫作“鹤岛”。在湖的其它区域，我见过的鸟不下十种，小型的如麻雀、翠鸟等，中型的有画眉、白头翁、斑鸠……甚至更大一些的灰鹰也出现过几次。然而，这些鸟都上不去“鹤岛”。“白鹤亮翅”“鹤舞白沙”，鹤在文学意象中唯美、清雅，但从“鹤岛”十多年来不曾被其它鸟儿染指看来，鹤群固守领地也相当强势。或许，几只散兵游勇般的鹤在凶悍的大鸟眼中不堪一击，但当鹤以集团军的阵势盘踞于树梢作死守之态时，再强大的攻城方也可能要掂量一下“杀敌一千，自损八百”的代价。当然，也有可能那些偶尔从凤翔湖上空高高飞过的大雁和老鹰们，压根儿就不屑垂眼一望这个小洲。在高傲的它们眼里，这只是一块不值得觊觎的弹丸之地。

没有目睹过这群鹤与其它鸟的战争，上述文字便只是想象与推测。说“这群鹤”，似乎并不准确，因为“群”的概念只基于它们都是鹤科而已。单说白鹤与灰鹤，它们显然就不是同一家族的近亲。远了几代？答案根本无从考证。如同我们这群从四面八方奔赴城市定居的人，或携妻带子，或素昧平生。一个个家庭汇聚成整个社会的庞大，各种关系把我们错综复杂地扭结在一起。那些鸟，也应当属于不同族群，至少属于不同家庭。

无论是清晨、上午、中午，还是下午、晚上，“鹤岛”几乎没有绝对安静的时候——哪怕三五分钟。有一天，我深夜去了“鹤岛”。那一次，我从夜里十一点待到凌晨两点。那晚，初夏的夜风有些微凉，风携带了湖水淡淡的鱼腥味，和着“鹤岛”上鸟粪丝丝缕缕的臭，以及野生鸟类身上与生俱来的无以言说的酸骚，一阵阵迎面吹来。大自然如此杂乱而粗拙，腐烂气息让我想要立即逃离。但强忍一会儿后，我竟然感觉那些复合的气息似乎有些新鲜，我竟然有些迷醉于那种新鲜的感觉。我知道，大自然从来都不只是温馨、唯美的，正如纯蓝的天空中也有飞鸟坠落，洁白的雪山之巅也有羚羊被秃鹫啃光的骸骨。我们以为的大美之境，却可能是有些生物的陨落之处，而我们眼中的穷凶极恶之所，却可能是另一些物种的福地。每一个物种都有最适合它存活的环境。

那一夜，我听到“鹤岛”传来鹤们音量、音长、音高层次分明而驳杂繁复的声声啼鸣。我屏息敛声地听，从驳杂中分辨出轻轻的咕咕，像笼中的鸽子，猜测那大概是鹤中长者们在召开家庭会议并进行语重心长的叮嘱；又听出有些仓皇的哀鸣，比受惊的鸭群发出的“嘎嘎”声更尖利一些。旋即，树冠在一团朦胧的模糊中突然一阵猛烈抖动，急速扇动翅膀的噗噗声此起彼伏——料想是打斗的鹤正在奋力保持身体平衡；还有麻雀般叽叽喳喳的一片窸窣窸窣，那大概是新鹤试啼，刚发出生命的第一声……

“鹤岛”上的鹤们在竞争中共生。这个岛安逸而残酷，但它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这个地方创造并繁衍着生命。难怪英国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·拉塞尔·华莱士会说：“野生动物之间的相互竞争，最终导致了物种间或物种内部的相互合作，让它们成为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，最终形成和谐的统一体……”

我的外孙女儿果果自呱呱坠地起，便与毛毛紧密相连。每到就寝时分，她必定会寻觅毛毛的身影。倘若没给她毛毛，她定会哭闹不止，许久都难以安然入睡。

毛毛是一块长方形的小毯子，长约三米，宽约两米。正面绣着大小各异的五角星，我曾仔细数过，总计三十九颗；其中最大的八颗，中等大小的十二颗，最小的十九颗。这些五角星与正面颜色一致，皆为褐色，且排列错落有致，布局恰到好处。反面则是白褐色，光滑平整，正面的五角星在此隐约可见。

毛毛由绒毛制成，触感柔软舒适，还总是散发着微微的暖意。难怪果果对它爱不释手，甚至难舍难分。

果果尚在襁褓之中时，她的母亲为她购置了这条小巧的绒毯。阿婆会小心翼翼地用睡衣将她裹好，助她缓缓入睡。有时为防止她睡觉时乱蹬被子而感冒，便常常为她加盖绒毯。绒毯柔软宜人，果果一盖上便能轻松入眠。久而久之，她便熟悉了这张绒毯。当她看到阿婆要为她盖上这张绒毯时，兴奋得小脚乱蹬，小手在空中挥舞，嘴里咿咿呀呀地欢叫，脸上洋溢着激动的神情。不久，她便安安静静地进入了梦乡。此时，阿婆望着她脸上那稚嫩、浅淡的笑容，满意地长长舒了一口气。

有一次，果果在阿婆怀中睡得香甜深沉。阿婆轻手轻脚地将她抱到床上，为她盖上被子，期望她继续酣睡。没想到，这时她醒了，一双眼睛东张西望，仿佛在寻找什么。没过一会儿，她“哇”地一声哭了起来。阿婆赶紧俯下身轻轻拍着她的身子，极力想让她继续入睡。可她不管怎样都哭闹不止，而且声音越来越大。这时，阿婆才想起：“是不是要盖绒毯？”于是，阿婆从旁边拿起那张绒毯盖在她身上。她看到这熟悉的绒毯

时，停止了哭泣，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。不一会儿，她就慢慢进入了梦乡。

数月过后，果果开始咿呀学语，有些词说得清晰明了。当她要睡觉时，总会说：“毛毛，毛毛！”起初，我和阿婆不知她口中的“毛毛”为何物。一会儿给她找玩具，她不要，依旧哭闹不停；一会儿给她找吃的，她仍然把头摇得像拨浪鼓。后来，小姨想起说：“可能指的是那张绒毯。”小姨为她拿来绒毯时，她立刻伸手去拿，脸上也露出了满意的微笑。阿婆为她盖上绒毯，她很快就在床上睡着了。此时，我们才明白她说的“毛毛”，就是这张绒毯。

待她稍大一些，语言表达能力有所提升，“我的毛毛”几个字说得愈发清晰。在家中，无论是睡在床上、沙发上，还是在大人怀里睡觉，她都要盖上毛毛，否则，她就会翻来覆去难以入睡，甚至哭闹不停。

夏天炎热，她宁愿盖这厚实温暖的毛毛，哪怕全身汗流浹背，也不愿盖轻薄透气的被子。在寒冷的冬季，即便盖上了厚实温暖的被子，她也要闹着把毛毛盖在上面，或者放在旁边让自己摸着睡，似乎只有这样心里才踏实。

我们有时带她去公园游玩，或者在外面吃饭，她都要带上毛毛。有一个星期天，我、阿婆和小姨去华阳附近的鹿克岛公园游玩，由小姨开车。果果一路上欢声笑语，开心极了。可没过多久，她就打起了哈欠，眼睛无力地快要闭上。她习惯性地往旁边摸了摸，我和阿婆瞬间紧张起来，因为她在找寻她的毛毛。果然，她急切地问道：“阿婆阿婆，我的毛毛呢？”阿婆回答：“毛毛忘在家里了！”她一下子哭了起来，嚷道：“我要毛毛，我要毛毛！”阿婆和小姨都安慰她说：“对不起，今天把果果的毛毛忘在家里了，下次出来玩一定记得拿，今天就

不解之缘

◎胡德明

来不及。”她声嘶力竭地哭个不停，非要小姨开车回去拿。这时，车已快到鹿克岛公园了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好将车开回去，把她的毛毛从家里取来给她，她这才破涕为笑。在重新前往鹿克岛公园的路上，她又有说有笑，甚至在阿婆的辅助下，在车里又蹦又跳，咯咯直笑起来，笑声在车里荡漾。但没过一会儿，她又困倦起来，习惯性地把手抱在怀里，在阿婆的怀里慢慢闭上眼睛睡着了。

有一次，在康定工作的爸爸妈妈到成都来看望果果。陪果果玩了两天后要回去上班了，临走时将果果也带走了。由于工作原因，他们带了一个星期后，将果果送回了成都。当看到阿婆、阿爷和小姨时，果果显得十分高兴。特别是看到阿婆时，果果一头扑到她怀里，声音稚嫩地说：“阿婆，我好想你啊！”阿婆一把将她搂进怀里，也高兴地说：“我也想你了！”说罢，在她小脸蛋上轻轻地吻了一下。

晚上，小姨下班回来。当小姨开门进来，果果就迫不及待地跑过去，紧紧抓住她的手，满脸乐开了花，说道：“小姨，我好想你啊！”说罢，在小姨的脸上重重地亲了一口。小姨立即将她抱起来说：“我也想你了！”她迫不及待地地说：“小姨陪我玩。”没办法，小姨只好放下手提包，就去陪她玩玩具游戏。

午饭后，她习惯性地要睡午觉。阿婆将她抱到床上，轻轻给她盖上被子，让她美美地睡上一觉。她微微抬起了眼睛，看了看阿婆，轻轻地说：“阿婆，我要毛毛。”阿婆转过身问她爸爸：“毛毛呢？”他爸爸赶快去果果的行李箱里找毛毛，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着。他又到楼下停车场车里找了，也没有毛毛。这时，才知道果果的毛毛已忘在康定的家里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果果的毛毛已经收到。当她拿到这床她所熟悉的毛毛时，高兴得小脸蛋乐开了花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她迫不及待地先要盖上毛毛。这晚，她睡得十分坦然，小脸蛋上一直挂着甜蜜的微笑。

从此，当她随我和阿婆到外面玩，或者随她爸爸妈妈去外地旅游时，她都会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带上她的毛毛。

忆回甘孜

◎桑慢

“平原。”我已记不清这是谁的回答，但从此开启我的游子生活。成绵地区的空气总是湿重，出租车辗转一个小时走不出一个城市，大厦庄重俯瞰来往人流。课余，我走在商业街的一角和平原的朋友说笑，哈根达斯、斐乐、匡威，我对闻所未闻的怪名字装作见惯。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人的皮肤真的可以雪白，不是所有女孩的指节骨架都粗大，你的第一印象取决于穿衣名牌。从此甘孜口音的翘舌变成我自卑的起点，我丢掉了母亲给我买的棉鞋，那双鞋印满了盗版logo，我开始刻意避谈我的家乡。

初二到高中，我确有两年没有回到家乡。我的心底不知怎的，时常带着一股隐秘的慌张裹挟，我想起大渡河边住着的那个脏男人，一个背着长棍的疯子，孩子们都躲着他；想起步行街县医院的拉姆婆婆，和她唐氏的孙子相依为命；想起一个个玩伴名字，满措、央金、梅朵，他们也没吃过达美乐披萨；想起只上了半学期的藏文课；想起藏桌上的酥油果子，风干牛

肉，一碗甜茶。混乱的记忆和想象井喷一般充满我的梦境，我才想起我的故乡，我的甘孜。

“中考完回甘孜州。”于是一个夏天，我终于坐上了回程的车。意料之中的街道，折多河仍旧是康定城的血流，情歌广场仍旧是饭后娱乐的牌场，我放开了走在沿河路上，竟生出一种心安理得，因为我知道，这才是我的。下桥菜市场卖的每一条牦牛尾巴任我选择，溜溜城的每一块石砖任我走过，来往的人们穿康装或者丹巴三片，他们黝黑的皮肤和透红的脸颊，他们说笑的每一个音节，这些都是我的。

峡谷里的晚风把我淡淡的失落吹去，把我的一颗心也飘飘的吹去……恍惚之间，比过去更丰富的灯火一直从小桥绚烂到将军桥，我才回神，我离去的日子里，我的家乡也变化了。我才看见流落在灯光下的不止我的乡人，还有更多的外来客。他们披着彩线编织的披肩，保持着我在外模仿的回音，和我同样感受着横断山脉脚下的风尘仆仆。想起藏桌上的酥油果子，风干牛

她爸爸满头大汗地跑了上来，走到果果身旁。果果急切地问道：“毛毛找到了吗？”她爸爸遗憾地对她说：“对不起，爸爸把你的毛毛忘在康定家里了。”果果听说把自己的毛毛给忘了在康定，一下子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，声音异常尖锐刺耳。阿婆将她抱在怀里，尽力安慰道：“莫哭莫哭，叫你妈妈再买一个给你。”于是，她妈妈在康定给她从网上重新买了一床毛毛。她实在是太困倦了，慢慢在阿婆怀里睡着了。

在黄昏时分，果果妈妈给买的毛毛已经到了。果果迫不及待地要看看，到底是不是跟原来的那床一模一样。她翻来覆去地仔细端详着，突然说道：“阿婆阿婆，这不像我的那个，我不要我不要！”她哭了起来，而且哭声越来越大。

初看，这床与她的床没有什么两样，但仔细辨认，确实有些细微的差别。主要是这床色彩没有那床鲜艳，而且没有五角星图案，显得单调。我和阿婆惊叹果果的观察能力，竟是如此细致入微。

果果哭得撕心裂肺，很是伤心。她平时喜欢玩玩具游戏，这时婆婆带她去玩，她稍微停止了哭闹，但她一边玩，一边哽咽着说：“阿婆，我要毛毛！”没办法，阿婆给她妈妈打电话，要她尽快将果果的毛毛通过顺丰快递寄出来。这晚，她为毛毛的事，哭闹了大半夜才勉强入睡。

第二天下午，果果的毛毛已经收到。当她拿到这床她所熟悉的毛毛时，高兴得小脸蛋乐开了花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她迫不及待地先要盖上毛毛。这晚，她睡得十分坦然，小脸蛋上一直挂着甜蜜的微笑。

从此，当她随我和阿婆到外面玩，或者随她爸爸妈妈去外地旅游时，她都会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带上她的毛毛。

